

(上) 歐洲大陸小說集

東方文庫第七十八種

東方雜誌社編印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集說小陸大洲歐

東
方
雜
誌
二
十
週
年
紀
念
刊
物

目次

神父所孚羅紐斯	希臘藹夫達利阿諦思著(一)
金錢	意大利鄧南遮著(二五)
海上	西班牙伊白涅茲著(三五)
歡樂的家庭	德國滋德曼著(四三)
娜耶	匈牙利穉耶爾斯基著(五三)
作家傳略(附錄)	(六七)

歐洲大陸小說集當然須把法國俄國也包括在內。但因爲法俄兩國的小說作品太多，已另刊近代法國小說集和近代俄國小說集，列入東方文庫內，所以不再把這兩國的作品收入本冊了。

—編者—

神父所孚羅紐斯

希臘藹夫達利阿諦思著
周作人譯



這是八月裏。蒲陶已經熟了，無花果是蜜一般的甜，橄欖變成黃色，一直到頂枝。百里香和鈴子香的香氣，飄滿山上，使人呼吸了很愉快。

在鄉村裏，一日裏最愉快的部分，不是早晨，那時山都微笑，太陽正看着他們；不是中午，那時蟬聲將我們噪聾了；也不是黃昏時候，那時我們到海邊去，看那些魚跳在空中，閃爍發光，好像海裏都裝不下他們似的。所有最甜美的時候是在夜間，坐在塔下的園裏，永久饒舌的水泉邊櫻桃樹下；在那里有閣閣的叫的青蛙，四周丁丁作響的牛羊的鈴聲，岸邊海水的低語似的波聲，合成人間所聞的最甜美

的音樂。但是我幾乎忘却那所有的最精粹的聲音了，——這便是草裏的蚱蜢的
囁晰的叫聲，同蟬聲一樣的不斷，但沒有那樣豪放：一部溫和的曲調，柔和平靜，正
如那清明的夜一般。

等過一會，那微風便將從平地那邊重復吹來，——『山谷拉他下來，』我們習
慣這樣的說；他將我們浸在暢快的涼爽裏，這儘够叫老人變成少年。第一個報告
這風的轉變的，是那水泉周圍的白楊樹，深沉憤怒的吼叫起來。

我們時常在那里，過我們的夏天的晚上。我們在那里聽過許多故事，許多歌曲。
老人們講他們過去的回憶，互相比賽，誰能够講最古而且最美的故事給我們聽。
老人們倦了的時候，少年和少女便唱起他們的歌和音樂來。

隨後『灰色人』——我們稱睡的名字——來了，將我們一個一個的捉去做俘
虜了。

離這不能忘記的園不遠，是一個小小的蒲陶園，角裏有一所草舍。在這草舍裏，

獨自坐着一個老牧師，吸他的契蒲克(Chibouk 土耳其的長煙管)這是神父所
孚羅紐斯(Pappa Sophronios)。

這老神父——神恕我這樣說——並不是一個怎樣端整的人；而且他有各種古怪脾氣。他們村裏的人稱他做『鈍神父』。嘴尖的像鳥一樣；一帶山羊般的胡鬚，下端白色，嘴的周圍因為不斷的吸煙，都薰黃了；茶色而且多皺的臉；發光的眼睛，——大約因為喝酒太多的緣故，——於是你就有了神父所孚羅紐斯了。

他在禮拜堂裏執行儀式的時候，常將他的開裂的聲音使我們出驚。他讀禱告的時候，你會猜想他是正在對他蒲陶園裏的工人發號令呢。他常常很勞心的管他的那小小的產業。或者他的喜歡這一片田地，在這可尊貴的神父並不是一件大罪過。這是一個可以原諒的過失，在我們牧師中間很普通，而且其實與其責備，倒還是應該效法的。在村裏的牧師的高帽，在田裏的農夫的平帽和花剪。總之『禱告是作工；』這一個教訓，比我們時常聽見的教壇上的虛飾的說教，要好過一

千倍了。

神父所孚羅紐斯是無學的，乖僻而且古怪；他看得世界一錢不值。有時他將同了幾個在家的朋友，喝得酩酊大醉；有時却又是一個聖僧，連聖安多尼都不及他了。他自己想到的時候，又將嘲弄世人，不相信別人。我從前曾經怎樣的戲弄過他，當時有一個老寡婦，在伊丈夫在世時並不虔信，現在却來求他，替那死人的靈魂祈禱，他在伊背後做出惡意的笑容，彷彿是說，「你也學到智慧了！對啦，雖然遲了，總勝於永不罷！」

——一天晚上，我們坐在瞭望塔旁的園裏，大家都半睡了，一個人便說道：

「我們去叫神父所孚羅紐斯來，醒我們的睡罷。一吊子的酒，他就會談講開場了！」

這話說了便辦到；他來到我們這邊，在塔下沿牆放着的石凳上打着胡坐，旁邊放了他的契蒲克和酒。他平常總愛講那些事，沒有活人曾經見過，除了他自己，或

者此外還有一兩個人；但是在這晚上，却不能得到他的一句話。他似乎完全包裹在他自己的思想裏邊了。

「這是怎的，神父，」一個人問道，「你今天晚上不同我們談講呢？收成看去是很好。」

「唉，是啊，孩子們，我是比昨天更悲哀也更聰明了。可憐的達夫奴拉（Daphnia）姑母（註一）過去了！我竭力的想在伊的臉上，看出我心裏所記得的伊少年時候的微笑來，但是無效！」

（註一）英譯原註，「姑母」並不指示親屬關係，只是老女人的一種親愛的稱呼罷了。「叔父」用在男人上，也是一樣用法。

這番話在我們知道這老太太的人聽了，覺得有點可笑。達夫奴拉姑母是勒夫忒利斯（Leptoris）叔父的寡婦；他在一回地震的時候，被壓死了，因為他太醉了，不及逃走。他在六十歲的時候，撇下伊做了一個寡婦。伊時常親自汲水，去澆瓜

田，有時又將新熟的瓜來送我們，我們便將麵包回答伊，或者什麼穿着的東西。現在神父所孚羅紐斯因為這個老婆婆今天早晨去算伊生前的賬去了，却這樣的感慨起來，我們聽了，除了發笑能做什麼呢？

「唉，孩子們，你們笑了；但是倘若你知道，倘若你只知道！」他向着達夫奴拉的小田看了一眼。

我們猜不出這是什麼事情，只能很有意義似的互相望着。那時我忽然看見他的眼裏真是滿了眼淚；我想這必定是什麼真的苦痛了，便對他說道：

「神父，請你告訴我們，這使你不愉快的事情。以前我們對你都懺悔過；現在你可以對我們懺悔了。我們是朋友，又是鄰居；沒有別人在這里，除了我們與神。」

他轉身向着我們，顏色比先簡略愉快了；他不再說什麼，便將他的故事講給我們聽。

「是呵，孩子們，我將告訴你們；我願意告訴你們，現在伊已經去了，而且不久我也將跟伊去了。我除了你們沒有朋友。舍拉(Saris)是我的家鄉，我的親屬住在那里。他們現在怎樣了，只有神知道。這是五十年以前了！」

我骨軛軛的滾到這村裏來的時候，是一個二十歲的孩子，揚尼思(Yannia)叔父帶我到那邊埠頭的他的店裏；他娶了勒吉奴達(Reginoda)，便是哈其(註二)格里戈利斯(Grigoris)的妹子，那哈其後來被土耳其人斬決了，因為他建造我們的禮拜堂，比上諭所規定的多高了一尺。揚尼思叔父有一份很好的裝匿給那女兒；但是隨即消散了，更沒有東西餘留，除了達夫奴拉姑母的那一塊小園地。

(註二) 原註哈其(Haci) 意云巡禮，即曾經到過耶路撒冷的人。案哈其本是回教用語，指往末加(Mecca)去過的人，希臘從土耳其那邊假借過來。

是了，在那時候，揚尼思叔父對我說，「所帖利斯(Sotiris)」——這是我的名

字——「你在店裏是不中用的；你到田裏作工去。」至於我呢，我還要什麼別的？我們向來都是耕地的人，我們全體，從父親到兒子——六個月之後，我將那一小塊地面變成了園地。你們記得水泉旁邊的那老樹的根株麼？他從前是這裏所有橄欖樹裏的最美的一株。現在他是一個枯株了，正同我一樣。

在那邊山後，海岸近旁，以前是我們聖無錢 (Anagyroi) (註III) 的舊廟；在那時候，這只是一圈的石頭，旁邊種着一顆胡頹子，上下都掛着許多破布條，這是母親們放在那里，醫他們小孩的病的；那個神案也是一塊石頭。現在這廟同別的東西一同去了，因為他們將他建造在裏面了。現在你要禮拜的時候，却走進一間暗的草舍裏去。

(註三) 原註，這是指聖科思瑪斯 (St. Cosmas) 與聖達彌安 (St. Damian) 他們給人醫病，不受報酬。

這是收穫月 (註四) 的三十日，聖科思瑪斯與聖達彌安的夜齋，遠遠近近的人

們都聚集了來赴會。這個齋會現在還是舉行，但是人們大半從早晨纔起首，他們走來禮拜，有的立刻回去了，有的停留一天，到晚上也回去了。在那時候，各人都整夜的在那里；這齋會的聚集在晚間舉行，他們便終夜的繼續着。這是怎樣的喧鬧，怎樣的擾攘！各個田地中間，都是一堆炬火，各株樹下都是一架秋千。少年們在火旁歡笑取樂，女兒們坐在秋千上唱歌。你差不多聽不到他們的歌聲，在那時候他們總唱得這樣輕而且靜。

(註四) 原註，即六月。

在那邊，孩子們，那大概欖樹底下，這樹現在是一個枯株了，——所帖利斯坐着聽揚尼思叔父的女兒達夫奴拉從樹間秋千上唱歌：

「魚顫抖了，見了漁人，小羊見了屠戶；

我的心顫抖了，見了那邊勇敢的少年，

他的來真使伊擾亂不安。」

至於像我這樣的窮鬼，——我也造起空中樓閣，居然相信了歌裏的話，並不試想我是怎樣的醜陋，而且又是他們的用人，也不想那少年的勒夫忒利斯，剛纔從亞那多利亞（Anatolia）回來，有錢而且有好容貌，他纔是達夫奴拉和伊的母親心裏所想的人。孩子們，你要知道女人們並不看心的；他們所想的是錢和好容貌，所以那天晚上他們不能理會我。但是那時我還不會懂得世事，我上了當了。以後更沒有人可以笑我；但在那時候，我可是完全上了當了。

但是這段故事講的很長，做什麼呢？過了幾天，他們訂了婚了；復活節過去了的時候，達夫奴拉做了新娘子，全村裏誰不贊美，慌慌張張的，俯伏了眼睛，往禮拜堂去，音樂在前，牧師們離的不很遠。這個宴會一直繼續了一禮拜。在那時候，結婚儀式並不同現在一樣，一眨眼間便已成功，像他們所說，「點上而且吹熄。」可是那時儀式要繼續整整一禮拜，而且每天有一個大宴會，要將一切都告訴你們，話太長了；那里是他們帶了新娘往浴室去的日子，他們煮麥粥的日子，於是搬運笱籠的

日子，次日他們分送牛乳餅和繡花手帕，再次日他們妝扮新娘，本地所有的女兒們都聚集在伊的周圍，唱他們的那些無窮無盡的歌。還有那夜間呢；這真是一個全靈會 (Pandemonium)，怎樣的喝酒和唱歌。各人，男的，女的，那時必須跳舞，老太太們和其餘的人們，這不但是琵琶與提琴；最初總是老忒拉珂斯 (Tigros)唱歌，他的胡琴縛在腰裏，隨後他的胡琴的弓止住了，於是便是那大爆發！他們毀壞了多少桌板，多少酒杯呵！一夜一夜的他們接連的喝下去，那些乞丐們！但是在那時候，都不過是蒲陶酒，喝了不傷人的。

現在——我說遠了，全忘記了我的故事了。孩子們，請你們寬恕！——是啦，這是禮拜一的早晨，我們帶了新郎到涼泉去洗浴。這同現在一樣，是在那兩口子加冠的次日舉行的。在黎明時候，我們出去，給新郎洗澡。我同別人一起去，心裏覺得很悲苦；我將水倒在他的兩手上，那麼他可以鮮潔的到他的達夫奴拉那里去。我倒着水，我的手抖了；我不知道我正做什麼，心裏想着什麼。現在我要對你們懺悔，在

神的神聖的面前，我在那時所做的是，以後你們可以替我禱神赦免我的罪過。我在那一刻裏詛咒他，心裏禱告道，「如這水倒出流去了一般，所有他的歡樂也一樣的從他流去！」這個詛咒纏住了他！他纏住了他，不到兩年，他就醉起酒來，將新娘所有的嫁資都花光了。只賸下那邊的一小塊園地，這却於達夫奴拉姑母，可憐的東西，很是有用，在伊的男人喝酒喝死了之後。

結婚後，我幾乎失了我的知識了。我日日夜夜在那邊山上遊行，想用了呻吟和戀歌，消磨我的感情。這便是我將我的聲音炸破了的原因。

勒夫忒利斯既然將他妻的財產得到手裏，在結婚宴會後略為靜定的時候，他第一件事便是將我趕走。他一定嗅到了什麼風聲。大約我睡着時候洩漏了話，給他聽見了。或者這也是神的意思；因為我便一直進了大寺，受了聖職，到你們的教區來，過我的餘生。

自此以後五十年過去了。達夫奴拉有千百的毒苦，飲了下去；隨後又被撒下，一

個寡婦，沒有兒女，也沒有生計，除了那一小塊田地。在這許多年裏伊沒有聽到我的一句話，只有在禮拜日或聖節我給伊聖餐的麵包的時候，我纔說一句「神祝福你！」我看着伊，我自己稱作謀殺伊勒夫忒利斯的凶手。這是那詛咒，在我心裏啃咬着；我盡力的想用禱告消除他，但是已經太遲了。

現在你們知道，孩子們，我爲什麼是一個這樣古怪的牧師。而且爲什麼又有時踢倒舊時的足跡，在我的早年和後來的時節。我不是同少年一樣的人；生活與苦難造成了現在的我。我時常在我多罪的心裏說，「神爲什麼從上邊望見這些事，不伸出他的聖手來救我們，在魔鬼不會用鉤捉住了我們之前呢？」

但是，孩子們，現在時候已晚了。受我的祝福，雖然我是個罪人。也給我你們的祝福，雖然你們只是孩子。願你們晚安！只有你們知道這事，便是你的過去的祖父也還不會知道，——願神安他的靈魂！我看的多，也擔受的多了。你們晚安！

暫時我們不再聽見什麼聲音，除了水泉，青蛙，蚱蜢，和海波的微聲。這在我們好

像是一個夢，來了又自去了。我們又從多年以前的時代醒了轉來，那時代的故事，老人們都是樂道不倦的；但是我們醒着，沉思而且悲哀。第二天早晨我們睡起，聽說神父所孚羅紐斯已經被人發見死在他的藁褥上了。

金錢

意大利鄧南遮著
邨譯

伯莎康坦多猛然把玻璃垂門推開，走了進來，一面抖肩上的雨珠，一面從口裏把烟斗取出來，大模大樣的把房裏看了一轉。

這酒店裏的烟氣好像青雲一般。從這雲裏，可以看見許多正在喝酒的人：有幾個是妓女；一個是廢兵，名字叫做伯奇歐，右眼因為害了可厭的病，用油膩的淡絲帶綁着；一個叫做冰奇班渠，是稅關吏們的底下人，長得短小精悍，一張生硬的黃臉，好像沒有汁水的檸檬，背是駝的，兩條瘦腿插在長靴子裏，一直插到膝蓋骨；還有一個叫做馬那森格，是兵卒們的中間人，又是變戲法的，賣藥的，卜卦算命的，養

熊的人們的好朋友，簡單說，凡是在江湖上，從稀奇好怪的懶人們的手裏，誑哄幾文銅錢過活的下等貪夫，沒有一個不和他相交。

此外還有非阿倫梯諾樓的美人，其中三四個因為放蕩過度，色已衰了，兩頰成了土色，一雙眼睛充滿了淫慾，嘴唇的肌肉也鬆了，顏色也青了，好像爛熟了的無花菓似的。

伯莎康坦多從屋中間走過去，走到靠着壁的一張長檯邊，在兩個女人鄙加和伯普霞的中間坐下，背後的壁上畫滿了醜畫，寫滿了怪話。伯莎康坦多是一個長身的青年，有幾分女兒氣，一張青臉上突出一個又大又歪的鼻子，兩耳好像兩個吹脹了的紙包，掛在腦袋的兩邊，一個比那一個大，他的又彎又凸的嘴唇，顏色非常鮮紅，口水常常堆積在兩嘴角上，成兩個小白球。他的頭髮梳得一絲不亂，上面戴着一頂軟帽，因為太舊頂都平了。一撮頭髮往上捲成鈎子的形狀，又鬆下來蓋在額上，一直達到鼻根，又有一撮鬚過眼睛的旁邊，他的一舉一動，說話的音調，看

人的眼光，沒一處不是帶着遊蕩的神氣。

他叫道，『喂，阿弗利加那婦人，一小杯葡萄酒！』一面叫，一面把泥烟斗在棹上一拍，用力太猛，立刻把煙斗拍壞了。

阿弗利加那是這酒店的主婦，聽了他叫，起身離開櫃檯，蹣跚跟跟的拖着她的肥胖身體來到他的桌邊，放下一隻小酒杯，滿滿的斟了一杯葡萄酒在裏面，一邊斟酒，一邊擡起眼來看他，好像哀求他的愛憐似的。

伯莎康坦多忽然伸手挽住伯普霞的頸項，按住她喝那杯裏的酒，趕快用嘴唇去接她的嘴唇。伯普霞盡力把他的手掙脫，嗤的一笑，把含着沒有吞下的酒從口裏一齊噴出來，灑了他滿臉。

阿弗利加那的臉色漸漸變青了，退到櫃台背後去，還聽着鄙加和伯普霞鬪口的聲音吹到耳裏來。這時玻璃門開了，非阿倫梯諾立在門邊，全身裹着大衣，簡直和那些不值錢的小說裏寫的惡棍一樣。

他提起沙喉嚨高叫道：『喂，姑娘們，可以去了罷。』伯普霞，鄙加，還有其餘的女
子都一個一個離開她們旁邊坐的人，站起身來，跟着她們的主人去了。

這時正下大雨，巴格諾路口，變了一片泥水湖。伯奇歐，馬那森格，和其餘的人們也陸陸續續去了，只剩下冰奇班渠喝得爛醉，睡在桌子底下，人事不省。屋裏的煙氣漸漸淡了，落毛的鴿子啄着地下的碎麵包喫。

伯莎康坦多將要起身，阿弗利加那慢慢地走到他面前來。她的身體不勻稱，走起路來扭扭捏捏的擺，她的滿月似的團臉皺成一堆，顯出又醜怪又親愛的樣子。她的臉上又有幾顆痣，每顆痣上都長着一撮毛。她的上嘴唇和兩頰，都被濃厚的陰影遮住了。頭上的髮又短，又粗，又鬆，盤起來成了一頂遮日盔。兩道濃眉聚在扁鼻子的頭上。把她的全身合起來看，簡直是一個害了水腫病和象皮病的動物。

她走到伯莎康坦多的面前，拉着他的手不放他走，說道：『噯，基伐！你要什麼？我有甚麼事對不住你嗎？』

「你沒有甚麼？」

「那嗎，你爲甚麼使我煩悶使我痛苦呢？」

「我你不要嚇我……請你晚安！我現在沒有功夫。」他一邊說，一邊兇狠狠的想衝出去。阿弗利加那把全身倒在他的身上，按住他的兩臂，把臉緊貼着他的臉。伯莎康坦多見她這種慾火如焚按捺不住的樣子，直是駭呆了。

「你要什麼？你要什麼？告訴我！你要什麼？我爲甚麼這樣？我抓住你了！你在這裏住下罷！和我住下罷！再不要害我想死了！不要逼我發狂爲甚麼呢？來——你找着甚麼你都拿去……」

她拉他到櫃檯邊去，把抽櫃打開任他取裏面的東西。在這油膩的抽櫃裏，散着幾個銅錢和幾個銀錢，合計不過五利拉。（一利拉合四角。）

伯莎康坦多不說一句話把銅錢和銀錢都拿出來，擱在櫃檯上慢慢地數，嘴邊現出一種鄙棄的神氣。阿弗利加那看看錢，又看看他的臉，口裏喘着氣，好像困了

的野獸一般。這時只聽着錢落櫃上叮叮噹噹的聲音，冰奇班渠打鼾的聲音，鴿子在地板上走的聲音，雜着不間斷的雨聲，和河水流下巴格諾穿出班弟拉的聲音。伯莎康坦多開口了。他說道：「這不夠，我還要更多的。再拿來罷，不拿我就要走了。」

他把帽子拉下來蓋住前額，幾根鬚髮披在額上。兩個白眼珠子在帽子底下不住的轉，顯出一種不知足不知恥的神氣，看着阿弗利加那。她被他這一看魂都銷了。

「我再沒有了；我所有的全在這裏，你已看見了。你找着的都拿去罷……」阿弗利加那說這話的時候，聲音又低又蕩，若斷若續的。她的雙疊下頰和兩片嘴唇止不住發顫，眼淚從她的豬眼睛裏熱滾了出來。

伯莎康坦多彎着身子軟軟的對她說道：「好罷，好罷，你的丈夫有金錢，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噯，基阿伐尼……我怎麼能得到手來呢？」

「去拿了來，即刻。我在這裏等你。你的丈夫睡死了，現在正是好時候。去，不去你就再不要想見我的面了。快些。」

「噯，基阿伐尼……我怕！」

「甚嗎？不管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我要走了；我陪你去罷。」

阿弗利加那全身打戰，用手指着酣睡在桌子底下的冰奇班渠，說道：「你先把門關上罷。」

伯莎康坦多一脚踢起冰奇班渠，冰奇班渠害怕，一路發喊發抖，被他拖了出去，攢在稀泥坑裏。他便走回來把門關上了。這時窗榻上掛着的紅燈，放出玫瑰色的光射進酒店裏，厚重的半圓門藏在幽暗的陰影中間，屋角的樓梯邊顯出一種神祕的光景。

「來！我們一塊兒去罷！」伯莎康坦多對着還在打戰的阿弗利加那說。

他們兩人慢慢地走上黑暗樓梯去了，女的在前面走，男的在後面緊緊跟着。他們到了梯頂上，走進一間低屋。這屋裏的地板，是用一根一根的樑鋪成的，壁上有——一個小神龕，供着藍色的聖母像，前面點着一盞宣誓的玻璃燈，裝滿油和水。其餘的壁上，貼着許多破爛的紙畫，斑斑點點好像患了癩病一般。一種悶人的臭氣充滿了屋裏。

這兩個賊戰戰兢兢的向着她的丈夫的床邊走去。床上睡着那老人，好像死了似的，他的沒有牙齒的口裏和煙氣薰枯了的大鼻子裏發出粗糙的鼾聲，偏着身子，半邊臉靠在一個面有條紋的綿枕上。他的嘴大張着，好似一個腐了的南瓜上面劈開一條口。嘴上的硬鬚子一根一根的立起。一隻眼睛半開半閉，又好似把長滿了毛和疱瘡的狗耳朵翻起來的。一隻枯瘦的光手臂露在鋪蓋外面，上面的筋一條一條鼓起。鉤子似的手指，拿東西成了習慣，不知不覺的把褲子抓着。

這個老奴得了二十法郎的金錢，已不知有許久了。這金錢是他的一個落魄的

親戚留下給他的。他到手後拼命守着，常常怕人偷去，他把這錢藏在一個牛角煙盒裏，用煙蓋住，好像有些人藏麝香一般。這老人的貪心一起，便把盒子打開，看着這些一個一個光亮的金錢，又一個一個取了出來，歡歡喜喜的看了又看，夾在手指中間試了又試。

阿弗利加那捏着呼吸，慢慢地走近前去，伯莎康坦多做出命令的態度，催她快偷。忽然地下一響，兩個都止住了。一隻落毛的鴿子蹩着脚閃進床底的窠裏去，因為在窠裏轉身，弄得簌簌地響。伯莎康坦多看見，猛力一把捉住，捏在他的拳頭裏，把這鴿子咽住了。

他向阿弗利加那說道：『有嗎？』

她答道：『有的在枕頭底下。』她一面說，一面輕輕地伸手到枕頭底下去摸。這時老人在夢中轉動身體。無意識的歎了一口氣，他的眼皮中間露出一縫白眼珠子來，接着又倒下去熟睡不動了。

在這危機一髮的時候，阿弗利加那忽然膽大起來，趕快插手進去，抓住煙盒，向着樓梯邊便跑，伯莎康坦多也緊跟着她走下去。

『上帝！上帝！你看我爲你做出來的事！』她口裏說着，倒在他的身上。他們兩個一齊用打戰的手來開那盒子，想從煙裏找出金錢來。一股煙氣直衝到他們的鼻孔裏，兩個都想打噴嚏，止不住笑出來。他們一個依靠着一個，推來推去，好容易把噴嚏止住了。但是隱隱約約的好像聽着有人呻吟的聲音，一會又聽着樓上莽聲的叫喚，便見那老人走出樓梯口來了。在掛燈的紅光中看去，他的臉色是青的，他的姿勢又瘦又枯，赤着兩條腿穿一件破爛的汗褂。他從上面看見一對賊拼命的搖手，口裏只是叫：金錢！金錢！金錢！

海上

早晨兩點光景，小屋門上有叩門的聲音。

「安托尼！安托尼！」

安托尼從床上跳出來。叩門的是他教父，——他的捕魚夥伴，——告訴他打算要開船了。

安托尼夜裏只睡得片刻。十一點鐘他還和他那窮苦的妻子露菲娜談着他們的事，露菲娜睡在床裏不住的搖頭。事情再壞沒有了。這樣的夏天！在那年春天，地

西班牙伊白涅茲著
愈之譯

中海裏，金鎗魚（一種大魚，地中海出產最多）成羣結隊的也不知有多少。每天殺掉的至少也有五六千斤。（原文作二三百 *arlobas*，一 *arloba* 約合華二十斤以下，均照此改。）金錢和上帝福音一般，個個人都賺到手了；譬如像安托尼一類的人，起初不過是個貧寒的水手，因為做這一門生意，暗下裏攢了幾個錢，居然也買得一艘船，用自己的資本，幹這捕魚的營生了。

於是這小小的海港裏登時擠滿了漁船。每天晚上，一大隊的船隻在港口停着，擠得黑壓壓的，幾乎沒有回旋的餘地。船隻增多了，可是魚也漸漸的捉光了。

漁網提起來不是些海草，便是些小魚——只配放在盆上的小魚。那金鎗魚呢，今年都逃向別的路上去了，任憑是誰，都一條也沒有捉到。

露菲娜見着這種情形，很有些擔心。家裏已沒有錢了；他們欠着麵包店的錢，欠着鞋匠的錢。西藕湯麥斯——是個退職的船主，他放了許多重利的債，向來在村裏獨霸一方的——還時刻催逼着，要他們還五十塊錢（加上利子）的債；這錢借

了來是造那堅快的帆船的，爲了這一艘船，安托尼把生平的積蓄都用空了。

安托尼着好衣服，把他兒子喚醒；那兒子是九歲的撐船小孩，他跟着父親到處做活，凡是成人所幹的工作，他都幹得的。

『盼望你們今天遇着好運道，』婦人從床裏喃喃的說。『你們在廚房裏去拿了伙食藍罷。昨天雜貨店裏的人不肯賒東西給我。阿，上帝呵！做人不如做狗呵！』

『婆子，靜些罷！海雖然壞，但是上帝也許照應我們的。這不過是昨天的事，有人尋見了一條金鎗魚，追了好多路；據人家說是一條大魚，還不止六百斤呢。想想看，要是我們捉到了他！至少也賣得到七十塊錢呢。』

那漁翁把一切打點好了，便一心想着那條大魚，那魚一定是離了魚羣獨自浮游的，那魚羣和上年一般，依着慣性，回到別的水道上去。

許多船隻高聳着顛簸的桅竿，在黑暗中開行。甲板上許多水手的黑影，憧憧來往。桅竿的降落聲，轆轤和繩索的迴轉聲，奪破空中的沈寂。黑暗裏張着帆布，正像好多幅的大幕。

村裏的直街，直通到海岸；直街兩邊豎着許多白色的平房，這時候住的都是些寓公；他們都帶了家眷從內地到海濱避暑來的。緊靠着碼頭豎着一所又大又怪難看的房屋；裏面燈火通明，和燒着的火爐一般；光線從窗子裏射到水面，閃着一條一條的波紋。

這是一個俱樂部。安托尼向這房屋恨恨的瞧了一眼。屋子裏邊的人怎麼整夜的不睡覺呵！他們一定是在那裏賭。假如叫他們天天清早起來，去賺活計，便怎麼樣呵！

『扯起帆來！扯起來！他們都已開船，只剩得我們了。』教父和安托尼拉着繩子，三角式的帆便緩緩升起來，飽漲着風，在空中顫動。

起先那船穩穩的駛過平靜的海灣面上；隨後浪頭捲起來，那船便起首打側。他們已經到了口外，離海岸很遠了。

在他們前面，黑沉沉的無限的天空中，閃爍着無數星兒；他們周圍，暗黑的海面上，一處一處的全是些船隻，向遠方隱去，恍惚是無數尖頭的幽靈在水面溜着一般。

教父向地平線望着。

「安托尼，風色有點變了。」

「我也看出是這樣。」

「我們要遇見風浪了。」

「我知道的。但是向前行去罷！我們總得趕上聚在大海裏的那些船隻。」

於是那船便——不向那靠住岸邊的船隻——仍把船頭指着大海駛去。

天破曉了。紅色圓陷的太陽，和一個大火漆印一般，在海面放射三角形的強光；

海水便和火燒似的蒸騰起來。

安托尼把着舵，他的夥伴站在桅旁，那孩子立在船頭，望着海水。船尾船欄掛了許多的釣線，一端繫着魚餌浸在水裏，那釣線時時動着，提起來便是一條活潑的金光雪亮的魚。可是都是些小魚，——沒有別的。

時候便這樣的過去；船向着前面一直駛去，漸漸側轉一邊了，船身跳動着，甚至顯出紅色的船腹來，天氣很暖，安托尼從艙面溜到艙底水櫃裏，喝了一點水。

到了十點鐘，他們已經看不見陸地了。從船尾望去，只見遠方別隻船上的帆，好像白魚的鱗一般。

教父嚷道：『安托尼，怎樣？我們可是到阿蘭去不是？要是一路駛去仍舊沒有魚，我們便在此地還不是一樣嗎？』

安托尼轉了舵，那船便變換方向，但並沒向陸地駛去。

他說：『現在我們喫些點心罷。教父，把伙食籃拿過來。魚兒要是願意來，他們自

會得來的。」

三

風勢愈猛了，船遇着大浪，不住的打側。

小安托尼在船頭叫道：「爺！一條大魚！好大的魚！一條金鎗魚！」

葱頭和麵頭向船尾滾過來，他們兩人急忙跑到船欄邊去。

不錯，確是一條金鎗魚，一條大腹猛力的魚；漁父們紛紛傳說的恐怕就是這一條了。那魚猛力的游着，只是略縮着尾巴。他從船的一邊游到那邊，忽地沉下去，但不久又在水面現出來了。

安托尼喜得臉上發赤，便趕忙取了一條繩子投入海裏，那繩子裏的鈎有指頭一般的粗。

海水顛簸起來，那船便側到一邊，恍惚一個大力的人在船底下拖着想把船翻

轉一般。甲板搖擺不定的像是要和船底脫離關係，甲板上面的人都昏昏的亂滾，桅竿擋住飽滿的帆，格吱吱的響着。但是那船不久便穩定，仍舊回復原狀了。

那繩子起先很緊張，但立即鬆緩了。他們幾個人拉着繩子，把魚鈎提到了水面；雖然鈎子很粗大，可是已經折斷了。

教父很憂鬱的搖着頭。

「安托尼，那畜生氣力比我們更要大。由他去罷！我們只斷了一隻鈎子，還算是運氣呢。險些兒要把我們都送到海底裏去了。」

船主人嚷道：「由他去麼？這惡鬼！你知道這東西能值多少呵？現在不是遲疑畏縮的時候。趕上去罷！趕上去罷！」

船換了方向，仍舊回到剛纔激戰的地方。

他縛上一隻新的鈎子，極大的鈎子，鈎子上面串了幾條小魚，隨後他又拿了一枝有鈎的篙。他打算等那大魚入了殼，便盡力的擊他一下；這一擊力量許是不小的了！

繩子在船尾繫着，差不多是垂直的。船又搖動起來，可是這次搖動得更利害了。金鎗魚給鈎子鈎住了，他儘力的在鈎上掙扎，把船拉向後面去，那船便在波浪上面發狂的跳舞。

海水和煮沸一般；泡沫和浪花升到水面上，捲成漩渦；好像海底裏有兩個大怪物，正在大戰似的那船——像暗中有一隻手抓住一般——側轉一邊，甲板上面海水灌入了一半。

船上的人都顛播着跌翻了。安托尼抓住了輪軸，覺得全身幾乎都浸在海裏。嘩啦一聲，船復了原了。那繩子斷了，同時那金鎗魚在船欄旁出現，差不多和水一樣平，他的粗大的尾巴，拍着浪花。阿壞貨！他終於入了殼了！

因爲那仇敵是不好玩的，所以安托尼用了有鈎的篙拚命的擊了幾下，刺入粘膩的皮裏。海水登時染成血污，那魚便沉在紅色漩渦的當中。

安托尼這纔定了呼吸。他們已出了險了，魚兒已結果了。這不過是兩秒鐘的鬪爭，但要是再多一息，他們怕都要覆滅了。

他在浸溼的甲板上察看了一回，便瞧着教父；教父那時捧住桅竿的根脚，面色急得灰白，但仍然是很平靜很鎮定。

「安托尼，我想我們是要落水的了。我甚至喝着一口海水。可惡的魚兒！虧得你儘力的擊了幾下。現在料想他不會浮起來了。」

「那孩子呢？」

那父親戰戰兢兢問了這一句話，生怕有什麼話回答了出來。

孩子並沒在甲板上。安托尼從艙口爬下去，想在艙底裏尋見他。艙底已經灌着海水，安托尼把半個身子浸在水裏。但在這時候，誰還管得這些呢？他在又暗又狹

的艙底裏摸索了一回，除掉水櫃和無用的船具，尋不出什麼別的東西。

五

他回到甲板上和瘋子一般。

「孩子呢！孩子呢！……我的小安托尼呢！」

教父臉急得把筋都抽弄來。他們剛纔不是幾乎落了水嗎？那孩子須是給浪花衝了去，和一块鉛似的，送到了海底了。但是那漁夫心中雖然這樣想，嘴裏却沒有說出什麼。

遠遠的望去，在那船剛纔被浪衝過的地方，有一件黑色的東西，在水面浮着。

「他在那邊了！」

父親跳到海裏，奮勇的泅過去，他的夥伴便放下了帆。

他泅了好些路程；但是他近身一看，看出那東西是他船裏失掉的一隻櫓，這時

候他的渾身勇氣幾乎都消失了。

浪花把他身子高高的冲起，他舉起身子向遠處一看。四面都是水。水面上只有他，向他駛來的那隻船，和在那血水當中盤旋着的黑色弧線。

金鎗魚死了……他很注意着他獨養兒子——他的小安托尼——的性命便只換得一條魚！上帝呵！一個人的麵包，應該這樣賺的嗎？

他在水裏泡了一點多鐘，身旁偶然碰着別的東西，便道那孩子在他腳底下了；偶然看見波浪的黑影，又道是那孩子在水面浮出來了。

他很願意游在水裏。他很高興和他兒子一塊兒死。但是教父從海中把他撈起來，拘禁在船裏，像待抗命的孩子一般。

『安托尼，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他沒有回答。

『漢子，我勸你不要悲傷了罷！那孩子的死亡地，正是我們一輩子的死亡地——』

「我們自己也是要死在這地方的，這不過是或遲或早的問題罷了……但我們願活的要緊。你該記得，我們都是窮人呵！」

他取一條繩子，打了個活結，便縛往金鎗魚的尸體；把那帶着血跡的魚在船尾繫着。

六

風勢很順，但因為船裏正在排水，所以緩緩的駛着。那兩個水手已忘了剛纔的事變，都拿了杓在艙底裏伏着，把海水一杓一杓的倒出去。這樣的過了好些時候。安托尼幹着無意味的工作，頭腦便靜了些，也不苦苦的思想了；但是他眼睛裏的眼淚，滾滾的流出來，混和着艙底的水，倒入海裏，流到他兒子的墓上去。

船的內部重量漸漸的輕了些，行駛的速度便也漸漸的增加了。

現在看見那小小的海口了，在下午的日光裏，照見白色的平房，在岸旁整排的

鑲着。

望見了陸地便把安托尼的悲傷和恐怖都喚回來了。

他很悲慘的說：『不知道我的妻子要說出什麼？不知道露菲娜要說出什麼？』

於是他揮身顫抖着，正像勇猛的英雄，到了家裏，便不免變成家族的奴隸。

海水從容快活的跳舞着，和歡送一般。陸上的風夾着輕脆歡樂的歌聲，送到船上。這是俱樂部前廣場裏所奏的樂歌。在那邊棕樹蔭下，充滿着許多避暑的先生們所用的彩色念珠，絲質陽傘，草帽和各種華美的衣服。

孩子們着了紅的白的，跳來跳去，追逐着他們的夥伴，或者在地上圍成圈子，圍的旋着，宛然是許多的彩球。

那些漁夫都已聚在碼頭上了。他們見慣了廣大的海洋，所以一見來船，便能够認識。安托尼却只看見碼頭的盡頭，有一個又高又黑的婦人，獨自站在一塊大石上；她裙子在風裏飄飄的飛動。

七

他們已到了碼頭。好像大軍打了勝仗回來，何等的榮耀呵！個個人都想近前去，看看那條大魚。漁夫們坐在岸旁小船上不住的瞟着，很有些眼熱。頑皮孩子，光赤着身子，皮膚曬得和磚石一般。鑽入水裏去摸那闊大的魚尾。

露菲娜撐着兩手擠開了人羣到她男人那邊；她男人正在垂着頭，沒精打采的受那許多朋友的慶賀。

『還有那孩子呢；孩子在那裏？』

那可憐的男人再也抬不起頭了；他把頭垂到肩胛底下，他情願連這腦袋都沒有，什麼都不見，什麼都不聞。

『小安托尼到了什麼地方去了呢？』

露菲娜的眼裏冒出火來，她提起了裙裾，抓住他，拚命的搖着，像要把她丈夫吞

下去一般。雖然她立即放了手，但又擎起兩臂，很可怕的號哭起來。

「啊，上帝呵……他死了！我的小安托尼死了！他在海裏了！」

「是的，我的妻子，」那丈夫緩緩地昏昏地斷斷續續地說，好像眼淚哽住了他。「我們遇了可怕的禍事。那孩子死了。他和他祖父在一塊兒了，我也有一日要到那邊去的。我們是靠着海吃的，但有一日海也要把我們吞下去……這是無法可想的。我們不能生下來個個都做主教。」

但是那婦人沒有聽得。她已經倒在地，神經感受着劇烈的痛楚，猛烈的頓腳，更赤着又瘦又曬黑了的——和載貨的牲畜一般的——身子。一邊摔着自己的頭髮，一邊又抓着自己的臉孔。

「我的兒呵……我的小安托尼呵……」

左近的鄰人都趕過來相幫她。他們很知道個中情形，他們差不多都有過了這一種經驗的。他們扶她起來，用堅強的臂膀掙住她，起首送她到小屋裏去。有幾個

朋友取了一杯水給安托尼他那時再也止不住眼淚了只有那教父他抱着獸性的唯我主義，獨自向那些想買大魚的漁夫們，爭論價錢。

八

夜色來了，浪花很溫文的拍着海岸，閃出黃金色的反光。

那苦惱婦人失望的哭聲，漸漸的遠去了；她那時散着頭髮，由她朋友們攙着，癡癡的走向家去。

『小安托尼呵！我的兒呵！』

在棕樹下面，漂亮的衣服和嬉笑歡樂的面孔繼續的游行着——這又是一個世界；雖然左近走過了一個不幸的人，演過了一齣貧乏的悲劇，但這世界裏的人既沒有覺得，也沒有看見。一種勇猛和悅的跳舞，如醉如狂的音樂，很和諧的從波浪上面浮出，含着的一種海洋的永久的美。

歡樂的家庭

德國滋德曼著
愈之譯

聖誕樹很沉重的向前面彎着。向壁的一邊因爲不容易挨近，樹枝上東西點綴得不多，所以樹的重心便偏向，前面的枒枝側了過來。

父親見了這個，便厲聲說：『要是母親見了不知要怎樣生氣？皮桀泰，你知道母親最恨的是不當心。要是樹倒下來，我們過得去麼？』

皮桀泰急得臉上紅紅的。她從新爬上梯子，伸長了臂膀，把樹上摘得着的東西，都拿到別一邊來。那邊起先是很少的。但是現在却看不出來了……
現在是張燈的時候了。

父親說：「我們瞧瞧那禮物是怎樣。那個是母親的盆子？」

皮桀泰指點給他看。

這時候父親很滿意，說道：「你放了許多糕餅上去，這個很好。你知道她是最喜歡施捨的。」於是他把放在盆子旁的光亮的保險鎖察看了一回，然後又把聖誕席上母親座位旁的棕樹硬葉子細玩了一回。

他問：「你替母親畫好了那花瓶沒有？」

皮桀泰點點頭。

她說：「這瓶兒是專為插薔薇花用的，顏色是燒就的，所以不會褪色。」

「孩子們替母親做的東西，讓他們自己送給母親罷。你把母親的禮物放好了沒有？」

她確已都放好了。送給佛里茲的是一張漁網，一柄十瓣的小刀；送給阿德爾的是一架腳踏鏟牀，外加一隻高大的玩具輪船，船頭立着一個黃金髮的女神。

父親笑着說：「那海中女神倒很好玩的。」

皮桀泰心裏想到了一件事。她把一雙堅實的小手，斂起圍裙，圍裙便從她的小胸膛前落下來，一邊她又舉起腳趾，不住的跳着。

她說：「我洩露了秘密罷。母親也有東西送給你呢。」父親正在聽着。「什麼東西？」於是向桌上四處望了一望，除皮桀泰手製的東西外，尋不出什麼可注目的東西來。

皮桀泰連忙跑到鋼琴旁，從鋼琴底下拿出一個紙包的盒子來，那盒子約莫二呎高，但看來似乎是很輕的。

解開了紙包，便是一只木籠，籠裏邊坐着一只剝製的鳥兒，徧身五色斑斕的和虹霓一樣的耀眼。他的羽毛看去好比是天空的藍色和太陽的金色合併而成的。

「呵！是一只筋斗鳥！」父親拍着手叫着，他嘴旁微微抽動，像表示歡喜的樣子。

「她拿了這樣珍貴的標本給我嗎？」

皮桀泰說：『是的，這是今年秋天在烏涼裏捉來的。那管涼的人替我保管一直到了現在。因為這鳥兒這樣美麗，竟可以說是極樂園裏的鳥，所以母親把這個送給你。』

父親在她美麗的髮上撫摩了一回，她臉上又紅起來了。

他說：『好，現在把孩子們叫了進來罷。』

『先讓我解去了圍裙，』她叫着說，纔把暗黑色的裙子解下來，放在鋼琴底下，方纔藏着木籠的地方。現在她站着，著着白色的便服和藍色的帶子，做出一副嫵媚的神氣。

父親說：『你做得很對。母親是不喜歡黑色的。她什麼東西都要鮮豔都要光亮。』現在准孩兒們進來了。

他們手裏顫巍巍地拿了寫得很端整的聖誕詩，身子靠着門柱，還不敢走進來。父親說：『來罷，不要緊的！你們道是又要受打了，是不是呢？』

於是他把他們倆抱了起來，緊緊的擠着，這麼一來，把阿德爾手中的詩對中撕開了。

這確是不幸的事。但是父親勸那孩子不要着慌，說這是他的過錯，他自己可以負責的。

勃魯蓋曼——是個瘦長的家庭教師——探着頭向門內望了一望。他著的是——一件莊嚴無比的長褂子；他悶悶的點着頭，光景如同送葬的人向靈柩告別一般；他的鼻子不住的哼着：『是——是——是——是——』

父親笑着說：『你這老東西，爲什麼這樣唉聲歎氣呵？這屋子裏只有歡樂的人。皮桀泰我的話對嗎？』

那女孩子說：『自然是對的。博士，你的聖誕盆放在這裏。』

他領着他，到了他的座位；糕餅底下安放着一個牛皮做的小錢袋。

她又拿了一本黑面子的書遞給他，繼續說：『這是母親送你的禮物。到平和的』

三條路——這部書是你時常說好的。」

那位博學的先生，暗中藏過了眼淚，再向那本小日記簿偷看了一眼。這是到平和的第四條路，因為他還欠着啤酒賬呢！

用人們現在也進來了。頭一個是女管家潘施根夫人她在彎曲斑駁的手裏，捧着一只插紫羅蘭的小花瓶。

「這是送給母親的，」她向皮桀泰說。皮桀泰從她手裏接過花瓶，便領她到她的座上。上面放着許多好東西，其中有一件棕色暖衣；這是她久想要的，因為廚房裏時常有東風從壁縫裏吹進來。

潘施根夫人瞧見那暖衣，和勃魯蓋曼瞧見錢袋，一樣眼快。皮桀泰說：「這是母親送你的；」但那時老婆子却早已料到了。因為她當了十三年的管家，久已知道凡是最好的東西，都是從母親那邊來的。

這時候那兩個孩子很想把他們的詩朗誦一回，了却一個心願。他們便站在父

親身旁。

父親正和家裏的總管說得起勁，沒理會他們。後來他自己覺到了，慌忙從他們手中接過了紙片，一邊笑，一邊恨自己太疏忽，於是佛里茲裝出一副正經樣子，父親也是這樣；但是不久父親見了詩中第一行寫着：『聖誕節日敬致親愛的父母親，』他便變了計，說道：『且慢，等到了母親那邊再念罷。』

於是孩子們都到他們自己的座位裏去了。他們這時候心裏雖然高興了許多，但還是默默的不做聲。父親便走到他們後頭，搖着他們，說道：『小光棍，你們樂不樂呵？要是你們不樂，母親何等難過呵！』

這一句話把剛才禁住他們的那種魔術破壞了。佛里茲把他的網張好了。阿德爾也在他的兵艦上發見一艘小划船；這時候彷彿有一種大富豪的感想喜不自勝的流露出來。

但是他們還不會尋見自己的豪富，便又轉了念頭。想去得別人的東西了。

阿德爾看見了那漆得明晃晃的鎖，這鎖是放在母親的盆子和他自己盆子的中間的。到底還是給他的呢，還是給母親的，看去却無從分別。他心裏打量這一定不是給他的；而且他也猜不出這鎖究竟做什麼用，話雖如此，他却很喜歡這個，因為這鎖樣子十分精巧，看來像是個技師費了許多心力纔做成的。

佛里茲也想細細的猜一猜看。他起初道是一管連環鎖。這自然沒有道理。佛里茲有時却喜歡亂說的呵！

不要去管是什麼，這鎖終究是件精巧不過的東西。只消用了鑰匙旋一下子，裏面便奏起柔軟和緩的音樂來，好像那鋼質裏面有個會拉胡琴的鬼坐着一般。

但是父親走來，把他們一陣高興，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他笑嘻嘻的訶責道：「壞坯，你們想什麼？你們沒有禮物送給可憐的母親，却把她所有的一點東西，也想要來，好不羞呵！」

這麼一來，他們不好意思了。後來還是阿德爾說，他們當然也備了一點東西去

送母親，不過現在放在廳上，他們到母親那邊去的時候，便立刻可以拿了去。

父親說：『快拿進來，讓她的座位上擺得好看些。』

他們跑出去，登時就拿了禮物進來。

佛里茲刻了個花瓶架子。這架子有六座，鈎合得非常玲瓏。但比起阿德爾的禮物來，却算不得什麼了；那是一幅窗簾，是用馬毛織成的。

父親見了很高興。他說：『現在我們不愁沒體面了。』

於是他也把那鎖的機關告訴他們，又說這鎖的用處，是叫他保管母親的花。因為母親心愛的薔薇花近來時常被偷了去，所以只有把花房上了鎖纔好。

臨了父親說：『現在我們到母親那邊去罷。我們累她等候得好久了。我們當着她，要快活才是；因為母親說過的，快活是件大事情……皮桀泰你去把大門上和祈禱室的鑰匙尋來。』

於是皮桀泰把大門上和祈禱室的鑰匙拿過來了。

庫文方惠

娜耶

匈牙利辯耶爾斯基著
仲持譯

好些時候，我曾知道我的同伴批羅心中不樂。他的性格是沉默而且自足的，但無論何時，我同他在一處多少時候，我總覺得有什麼東西在他心靈上重重的壓着。

有一晚，我們在多瑙河岸旁，D村的隣近散步。這是一個燠熱的夏夜。親切的小星辰當薄雲溜過他們時，映照在水裏。風從村上帶來凡啞林的聲音；鶯兒從樹叢裏叫着。下面衝着河水；從遠處一塊黑色歪斜的地上，來了磨輪的沉重的轉聲。隨後從磨坊或從一隻船上，發出一個女兒的歌聲。批羅興奮的一驚，隨即停住了：

「這是她的歌聲罷！」他默然的站着，直至歌聲在黑暗裏漸漸的絕了。於是他把他的故事告訴我。這里便是他的話：

「當我想起她的時候，我就給悲傷和思慕蒙住了。我初次看見她是在林子裏。我正在獵鶉，却是熱得真利害，逼得我去找尋樹蔭。她站在她的牛羣近旁，正忙着縫一件鮮明顏色的圍裙。我停住看着她。我以前從未見過這樣一個美人。找些話去兜搭她，真不容易哩。終於我問她，往村上去的路。她並不立刻回答。她似乎益發專心在活計上了，甚至也不看我。我覆問了一下，她纔回答了，一種非友誼的態度，並且多用着手，少用着話。」

「可怕的熱呵！」我說，拭着額上的汗。我從肩上取下槍，便坐在一叢枯樹上頭。那女兒動作着彷彿我不在那里一般。

「你是誰，孩子？」

她不回答。她走了幾步，彷彿將要跟着牛羣去。

『你不能開口嗎？』我開始農人般的粗聲說。『爲什麼你不把名字告訴我？』

『和你有什麼相干呢？我是從村上——那邊——』她說，像要走的樣子。她住了縫紉，便喚集了散開的牛羣。

『和我什麼相干嗎？』在基督徒中，被問起時，說出你的名字，也是慣常的事。你可

是台卡或者密耳顏卡或者瑪拉——？』

『不；我是託寫納台爾柯微克的娜耶』

於是她臉上紅紅的跑開了。

阿，打什麼獵呵！——我心裏想，便轉身，跟了女兒去。

此後我天天同着娜耶在林子裏。起初她很是羞澀，不願意近來。有時候，要是我像農人一樣的走近她，她就出慍色了。漸漸的她同我厮熟了，並且信任我，說我極不像別的紳士們。她便談起她的家務，與村上的閒話，她說村童們正在憤怒着，因

爲她不再進紡屋裏作工，又不參與柯羅跳舞了。

「那麼，你爲什麼不去呢？」

「我怎麼知道呢？我不要去。你知道村民說的是什麼？他們說，繡屋裏，除綿紗之外，還有許多東西紡着。他們又說女兒在春天笑的，在秋天必哭。但我戲謔而且嘻笑。但我父親說，一個農家人沒有理由可笑。我估量他的意思，是因爲量地的事。」

「你意思是說測量嗎？」

「差不多相像。」

「和你什麼相干呢，娜耶？這是男人家的事——不是女人家。」

「對的。但我還同你講得，要是我不同別人講。我聽得——村上人人這樣說——我們的主教同着技師打算將老墳地給富地主們——却把一塊在林子裏的地給農人們。」

「阿！這與你無關，可不是嗎？」

『怎的無關？我的祖先，我的祖父，我的高祖父都在那里。那塊墳地，自從我們從波士尼亞遷來的時候，就歸我族所有，現在地主們要在那里放牛羊了，却叫我們在林子裏做墳地，那邊有豺狼又有狐狸。』

我驚愕地對着她看。她面色早已變成灰白了，她使用眼看定我，這雙眼使我想起了叩馬克（Yermak）的華伊華台之死那幅畫裏的黑山國女子。

我同她的戀愛的事情不過如此罷了。這便是我不知道她怎麼感動我這樣的深的理由。我發覺這個時，已太遲了。

黎明之前，我離了家打獵去。當我到村上的時候，一切都是靜寂。那條路通過納台爾柯微克的田莊。在溪邊的蒲桃園裏，我看見了娜耶。她剛洗好了臉，舉手梳着頭髮。她的模樣兒，是引人的年青而且美麗。她的長黑頭髮散着；從披開的小襯衫裏，我便看見了她的胸膛。這一看，我制不住自己了，就直衝到她那里，伸出我的臂膀圍住了她，便將她吻了。一聲高喊，她從我臂膀裏掙脫了身子。起初她不會動怒，

因爲她想這總是一個農家童子，但她轉過頭看見我時，她惶惑了，想用她袒露的臂膀掩住了她的胸膛。這時我到有些後悔起來。

『親愛，美麗的娜耶！』我說。

『如果我是你的親愛的，那麼你不該這樣幹了！』

她回答着，就避開我了。我站定了，注視着她，却想不到一個農家人竟有精細的情感。我已經傷害了她了。

她橫過了園，在一道麥畦旁邊坐下便哭。因爲害羞，我不敢走近她。頃刻後，她睜過眼望我站着的地方，我一看見，便知道她臉上已變成和悅了。當時太陽已升在地平線上。一片淡紅色的光輝浮過了蒲桃園，樹和細薄的草莖。驀然間，園子裏湧現了一片紅白顏色的光華，只是遠地的一帶山谷，還籠罩着夜的暗紫色。其餘的一切，都在晨曦的光下微笑。在我頭上，一棵蒲桃樹裏，一匹小鳥歌唱了，彷彿他的喉嚨要炸裂一般。我深深的呼吸，我的心靈開展了，她臉上的新光，可就只是晨曦

的光，我也不想曉得。『娜耶！娜耶！』我得意洋洋的呼喊，便動身向她奔去。正當那時，有一個人叫着。我聽得快活的高笑。我轉過頭，便看見我的朋友蓋柴——那地主——在我後面了。他也是一個獵人，並且喜歡戲弄。我害羞了，又疑惑着他可會聽見我的得意的叫喊。我從他的談話裏察出他想着這正是一件平常的情事時，我就呼吸得舒暢些。我同着他走了，不敢回頭看娜耶。

我就沒有再見她，第二日第三日也都沒有遇見。第四日我被召到一塊遠地方去。在那邊我停留了四個月，倘若我不被召到地方法庭去，或者還要住得長遠些哩。

十二個鐘頭之後，我就曉得這件事是何等的重要呵。在娜耶的村裏，農民起來，反抗地主了。地主的耕夫們，正去耕那屬於農民的田畝的，都被敲倒打傷了。農民擄了村上的長老，市長和主教，關在一所監守的屋子裏。援軍召集了，我便被派做首領。不幸我有了勇士的聲名。我不知道我真是勇的不是，但事實是這樣，我曾經

平定了頂暴烈的幾次叛變，不但在和平怠惰的斯拉夫百姓中間，還有的是克羅德人（Croats），那些人的血裏，還含着農人金古倍克的血，他是發動一五七三年的農人革命的。我曾常常思量，我的第一責務是給政府服務。阿，悔恨不及的愚人呵！這樣的愚人們給各種響亮的頭銜裹住了，但到末後，像真理一樣，他們必赤裸裸的站定了。我是全然在這個信仰的權力之下，並且估量着我已到了權力的頂端，當我對着叛民不露出一毫恩典的時候。

這時候，我全不憂慮我怎能平定這事情。我當這報告是過甚其詞，便靜心着想。起那一天帶着一隊兵，我將到那村裏去了。而且我快活的想着，我又要看見娜耶了。我早已全忘了同她談過關於測量地皮的一切事。我一點想不到這回亂事是和娜耶有關，雖則我的女地主告訴我，當我不在的時候，一個農家女兒曾來問過我好幾次。

『是娜耶嗎？』我問。

『我不知道，但我告訴你，他是一個美人。你或者很曉得她是誰了，少年人，』老年的女地主說，帶着一臉狡滑的笑。

『閉了嘴罷！』我回答說。我想要截斷她的糾纏。

『爲什麼你不告訴她我在那里呢？』

『叫我怎麼告訴呢？你走開得太遠。而且我想或者會使你動氣。上帝知道這幾天農家女兒們怎樣情形哩。』

『不要這樣胡說！』我插嘴說。我急忙出去，給娜耶買了一條絲巾和好些上等的織線。我急於再見她一面。騎馬到村上去的時候中間，我心裏想着她的工夫，比想着平亂的工夫多得許多哩。

雖則如此，我就看出那些亂事的報告，却沒有說得過甚。我來得正在可救主教和村上長老們的時候。監守的已在一角起火了。但我們還是在村上有比較安易的時光。在幾處曠野，情勢也還沒有什麼困難。幾個農人將身子平伏在地上，阻止

着開耕。他們伸訴富人們買通了法吏和長老，但帶着刺刀的兵士逼近他們，將幾個踏了幾下時，羣衆就逃跑了。在林子 and 草場裏，事情就稍爲困難。這里兵器只得用了。但反抗的大中心，便是墳地。那邊幾乎全村的人都聚集了。少年老年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他們每人都備着一種武器，也有只拿着一支棒的。

少數的人有槍，鏟刀和鋤頭。一個襤褸的粗漢搥着一面鼓，彷彿他中了魔一般。我們還未到得那邊，就看到一種景象；他們正在笑着，唱着並且咒咀着，戲謔着。

他們嘈雜呵！這到是一個好徵候。嗥着的狗是不會咬人的。當我們走近他們的時候，那邊便是一會沉默。在刺刀的光芒裏，有可怕的什麼東西含蓄着，可厭的什麼東西，像一條毒蛇蜿蜒曲着一般，並且這效力在農民上還不失却。恐懼使他們暫時氣餒了。我利用這機會告訴他們各回家去。但是——或者我說得同平常各樣的態度——或者我的聲口沒有平常的堅實，效力却消失了。一陣震耳般響的叫喊，便接下我的話。

『我們不願降服呵！主教和長老們賣了我們了！他們自己取了頂好的田地，便轉讓給地主們。他們搶奪我們一切東西的時候，我們將怎麼幹呢？而且現在餓狼們心裏還沒有足夠，他們想要取了墳地，那邊我們的父親，我們父親的父親睡息了好多年了——自從二百年前，我們從黑各文那來的時候。』於是我回憶到娜耶的話，便發抖了。我衝向前，沒有別的目的，只要看她是那裏不是。當我不見她時，我舒展了一會呼吸。如果她見我在這裏，會怎樣想着我呢？她可不會憎惡我。呵，好可惱的全部事情呵！

農人們的怒氣增加了。我越停留，他們越怒了。對着一個憤怒的人或一匹野獸，人切不可露出沒有決斷的樣子呵。這是要被人家錯當作怯弱的。農人們壯着膽攻擊兵士。副官轉過頭，教我發令。後來騷動增加了，直到我不知怎麼幹了。後來，我用了一番努力，鎮定了自己。我發令攻擊，農人們使用石子和彈子迎敵兵士。流血是不能避免的了。不管情形怎樣，我却叫兵士向空中放槍。農人們猜到了這一回

事，便一動也不動。

「你們不敢放槍罷。我們屬於皇帝。皇帝便是我們的父。他不要你們放倒他的百姓。沒的恐懼！」

這是我的回答。羣衆開始嘲罵着兵士。戰事便擴大了，在這中間，喪了四個兵士和十五個農人。羣衆逃了，我們便佔得了墳地。

忽然間在一個土阜上，一個女人出現了。她央求羣衆回轉，不要害怕，也不要逃跑。

「懦夫們！一放槍，你們就兔子一般逃了，這里若有一個好漢，他向我來罷！你們想想，如果棄却了你們的祖墳，你們就要怎麼樣呵？這里！這里！現在，你們倘是這樣的英雄，向我的胸膛開槍罷！」

我認得是娜耶的聲音，這時候她揭開繡花的襯衫，便露出了一個雪般白的胸膛。過了幾分鐘，我纔覺到這悲傷的情勢。血的濺聲進到我的耳裏。我的心意呆滯

了。一個副官的號令提醒了我。我看見她橫在地上，正流着血。隨後我就沒有着實知道發生什麼，到底我發過號令沒有——我只記得這個景象——娜耶，她的白胸膛沾着血哩。於是我就見她倒了。

以後有什麼發生，我不會留意。我跑到她那里。她曉得我。她不能說話，但我就在草上她的身旁翻倒了。我用一塊布蓋了傷口，便從喧聲裏，將她背到村上。我還未將她放到牀上，她就死了。

我從極大的悲傷中間，暫時鎮定了心，便站起身來，這時候，她那副廣闊的死眼睛正直看着我。

同着她，我的一切歡悅也去了。難道一個人還能比我幹得更壞嗎？而且爲什麼我做她的兇手呢？爲的是那些苛待農民的人的快樂罷了。記着：『人民的聲音便是上帝的聲音呵！』

批羅說完了。同時我們到得他的住宅。他的瘦削的姿容是白的；從這上面我察出他的悲哀的偉大。

兩年後，我從報上看到，他已在柴卡戰役裏死了，我感謝上帝。但是無論何時，我想起娜耶那農家女兒，希望就開展我的心胸。一個民族要是像她一般的女兒的——這樣的民族，他的前途，是無須憂慮了。

作家傳略

藹夫達利阿諦思 (21)

藹夫達利阿諦思 (Argyris Ephyraliotis) 是希臘現代最大的小說家之一，曾在歐陸留學，本業醫。神父所孚羅紐斯一篇係據英國勞斯 (W. H. D. Rouse) 的希臘諸島小說集譯出。我們讀這一篇故事，不覺聯想到二千多年前的諦阿克利多思 (Theokritos)。他的描寫物色，有如收穫祭的那篇牧歌；神父的戀愛的苦甜，很有些類似願化爲胡蜂進阿瑪呂利斯 (Amaryllis) 的岩室去的牧人和對月呵禁的魔術女 (Marphakentria)；但是一樣的悲哀，却沒有那樣的熱烈了。侏儒 (Punchinello) 與舞姬之愛，我們在于俄 (Hugo) 及安兌爾然 (Andersen) 等的著作裏，差不多看得很普通了，但這篇加上一個希臘的背景，又有別一種的

情趣。著者是獨立戰爭時代的人，所以富於愛國思想，而反抗異族的運動，即以懷慕古昔之情作根柢；這在被壓迫的民族裏，原是自然的趨勢，如現代波蘭和愛爾蘭都是一例。在這篇裏，所以懷古的思想也很豐富。但是革命精神的懷古，是一種破壞現狀的方便，與對於改革而起的反動的保守的運動很不同，譬如希臘復活古語，貌似復古，其實却在驅逐闖入的土耳其語。中國革命以前的復古思潮也如此，與革命後的反動的復古完全是兩樣的，所以我們對於被壓迫民族的懷古的思想要能客觀的理解他，不可將他認作民族的傳統精神。

鄧南遮 (1864-)

鄧南遮 (G. D'Annunzio) 的真名叫 Rappagnetta，生於意大利海濱。爲現代意大利第一詩人及戲劇家。他的生活也非常浪漫，他是個雄辯家，政治家，古物學家，而也是軍事學家，飛行家。歐戰後率領飛機佔領阜姆的也就是這一位著名詩

人。東方文庫近代戲劇家論內有他的評傳可以參看。

伊白涅茲 (1867-)

伊白涅茲 (Vicente Blasco Ibañez) 是一個小說家，雄辯家，旅行家，新聞家，又是個畜牧家。曾得過諾貝爾文學獎金。一八六七年生於伐蘭西亞 (Valencia)，伐蘭西亞是地中海濱的一個城鎮，風景秀美，物產饒富；有句俗語說：『伐蘭西亞是極樂園，今天麥，明天米。』英國寫實小說家哈提 (Thomas Hardy) 是以描寫 Wessex 的本地風光出名的；伊白涅茲也是這樣，他的小說中，地方色彩 (Local Color) 都很濃厚。最有名的傑作，是小屋 (Cabin)。在這一部書中，描寫伐蘭西亞的農民生活，真是活靈活現。和小屋齊名的，有一部“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是非戰的小說。

滋德曼 (1850-)

滋德曼 (Hermann Sudermann) 與郝卜特曼 同爲近代德國兩大文豪。東方文庫近代戲劇家論已有他們兩人的評傳。滋德曼幼年爲藥店學徒，後以別人資助，得受大學教育。所著小說最聞名的有憂愁夫人 (Frau Sorge) 已有中譯本，黃昏 (Im Zwiellicht)，貓橋 (Der Katzensteg) 等。戲內尤有名。

拜耶爾斯基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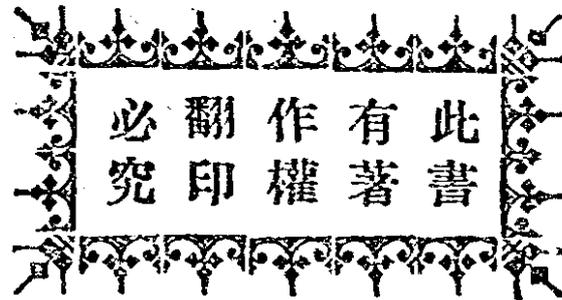
拜耶爾斯基 (Xaver Sander Gjaliski) 爲現代匈牙利著名作家，其事蹟未詳。

Modern Continental Short Stories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



回(東方文庫歐洲大陸小說集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0
TO 9000